

陈浩基

著

网内人

Chan Ho-Kei

在这光怪陆离的都市里，每个人都是被现实追赶的猎物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网内人 / 陈浩基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9.5

ISBN 978-7-5108-8114-5

I. ①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06648 号

版权所有 © 陈浩基

本书版权经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授权

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简体版权

委任安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代理授权

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

网内人

作者 陈浩基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32开
印张 16.25
字数 437千
版次 2019年8月第1版
印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108-8114-5
定价 62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目 录

序 章	001
第一章	007
第二章	009
第三章	095
第四章	151
第五章	237
第六章	291
第七章	369
第八章	447
第九章	495
终 章	505
附 录	607
附 录 一	609
附 录 二	609
附 录 三	609
附 录 四	609
附 录 五	609
附 录 六	609
附 录 七	609
附 录 八	609
附 录 九	609
附 录 十	609
附 录 十一	609
附 录 十二	609
附 录 十三	609
附 录 十四	609
附 录 十五	609
附 录 十六	609
附 录 十七	609
附 录 十八	609
附 录 十九	609
附 录 二十	609
附 录 二十一	609
附 录 二十二	609
附 录 二十三	609
附 录 二十四	609
附 录 二十五	609
附 录 二十六	609
附 录 二十七	609
附 录 二十八	609
附 录 二十九	609
附 录 三十	609
附 录 三十一	609
附 录 三十二	609
附 录 三十三	609
附 录 三十四	609
附 录 三十五	609
附 录 三十六	609
附 录 三十七	609
附 录 三十八	609
附 录 三十九	609
附 录 四十	609
附 录 四十一	609
附 录 四十二	609
附 录 四十三	609
附 录 四十四	609
附 录 四十五	609
附 录 四十六	609
附 录 四十七	609
附 录 四十八	609
附 录 四十九	609
附 录 五十	609
附 录 五十一	609
附 录 五十二	609
附 录 五十三	609
附 录 五十四	609
附 录 五十五	609
附 录 五十六	609
附 录 五十七	609
附 录 五十八	609
附 录 五十九	609
附 录 六十	609
附 录 六十一	609
附 录 六十二	609
附 录 六十三	609
附 录 六十四	609
附 录 六十五	609
附 录 六十六	609
附 录 六十七	609
附 录 六十八	609
附 录 六十九	609
附 录 七十	609
附 录 七十一	609
附 录 七十二	609
附 录 七十三	609
附 录 七十四	609
附 录 七十五	609
附 录 七十六	609
附 录 七十七	609
附 录 七十八	609
附 录 七十九	609
附 录 八十	609
附 录 八十一	609
附 录 八十二	609
附 录 八十三	609
附 录 八十四	609
附 录 八十五	609
附 录 八十六	609
附 录 八十七	609
附 录 八十八	609
附 录 八十九	609
附 录 九十	609
附 录 九十一	609
附 录 九十二	609
附 录 九十三	609
附 录 九十四	609
附 录 九十五	609
附 录 九十六	609
附 录 九十七	609
附 录 九十八	609
附 录 九十九	609
附 录 一百	609

目 录

序 章	001
第一章	007
第二章	043
第三章	069
第四章	095
第五章	151
第六章	237
第七章	291
第八章	369
第九章	447
终 章	495
后 记	503
简体版后记	507
延伸阅读	509

序章

阿怡今早8点离家上班时并没有想过，今天会是改变她人生的一天。

她本来以为，面对一年以来不绝的苦难，只要咬紧牙关、安分守己，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。她深信运气是个公平的使者，一个人遇上坏事，将来自然会遇上好事。然而现实却是反复无常，上天喜欢跟世人开玩笑，开很残酷的玩笑。

黄昏6点多，阿怡拖着疲惫的身体，一边盘算着家中冰箱里剩余的材料还够不够弄成二人份的饭菜，一边从专线小巴士步行至屋邨大楼。近年物价涨得教人吃不消，阿怡还记得，以前一斤猪肉不过卖二十多元，今天付相同的金额却只能买半斤。那个“以前”，也不过是七八年前，这几年间菜市场里不管菜还是肉通通涨价了一倍以上，可是普罗大众的薪水却没变过。阿怡很明白，食材价格飙涨不是批发价上升那么简单，她曾听过一位上了年纪的邻居戏言，说“香港人吃的不是粮而是砖”——自从屋邨的商场和菜市场被政府卖给私营企业后，商户便面临加租的压力，商贩为了增加收入付昂贵的租金，自然将负担转嫁到顾客身上。

冰箱里应该还有几两猪肉和菠菜——阿怡想。将它们弄成姜烧肉片炒菠菜，另外加一盘蒸水蛋，正好是一顿简单又富营养的晚饭。

跟阿怡相差八岁的妹妹小雯自小喜欢吃蒸水蛋，每逢家中材料不足，阿怡便会用两个鸡蛋蒸出一盘又软又滑的水蛋。撒点葱花、加点酱油，端上餐桌毫不失礼。而最重要的是这菜色够便宜，过去阿怡一家经济拮据之时，鸡蛋帮助她们渡过不少难关。

虽然家里够材料做晚餐，可是阿怡仍在盘算该不该去菜市场碰运气。阿怡不喜欢家里冰箱半点储粮也没有，大概是家庭环境使然，她做事总是有备无患、精打细算。而且，不少菜贩会在收摊前减价，现在去逛逛，说不定能捡便宜，明天不用再为这问题伤脑筋。

“呜——”

一辆警车赫然从阿怡身边疾驰而过，在尖刺的警笛声提醒下，阿怡的思绪从菜市场某半价摊贩回到现实。她放眼向前一看，才察觉居住的奂华楼前方聚集了一群市民。

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阿怡暗自想道。她仍保持原来的步调，慢慢往前走。阿怡不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，念中学时就被不少同学暗骂她离群、孤僻、书呆子。阿怡从来没为此感到不快，她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前路的自由，勉强自己配合旁人的看法，只是另一种愚昧。

“阿、阿怡！阿怡——”在为数十余人的人群中，一个头发髻曲、身材略胖、年龄五十上下的大婶慌张地向阿怡招手。阿怡认得对方，那位姓陈的大婶是跟她一样住在二十二楼的住客，平日在走廊碰面会点头打招呼，可是除了知道彼此的称呼、偶尔寒暄几句外，两人没有什么来往。

虽然二人相距不远，陈大婶仍向阿怡跑过来，伸手抓住阿怡胳膊，往大楼的方向拉过去。阿怡听不清楚陈大婶说的话，除了听懂自己的名字外，阿怡觉得对方嘴巴吐出来的，似是某国的方言，又像是一串串梵文咒语。阿怡花了好几秒才明白陈大婶是因为恐慌而令说话含糊不清，而当她了解这一点后，她从对方的话中听到“妹妹”两个字。

在夕阳余光映照下，阿怡走到人群旁边，看到那怪异的光景。

众人围住的，是平时空无一物的水泥地，就在奂华楼正门前方十数米外。可是今天那位置上，有一个穿白色校服、十来岁的女孩仰躺着，散乱的头发半盖着脸庞，暗红色的液体在脖子旁形成一个小水洼。

那不就是跟小雯同校的校服么——这是阿怡的第一个念头。

两秒后，阿怡才醒觉，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少女，就是自己的妹妹小雯。

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的，就是自己的家人。

唯一的家人。

刹那间，阿怡觉得周遭的事物好陌生。

这是做梦吗？这是做梦吧——阿怡转头望向身边的人。他们都是熟悉的脸孔，但这一刻却又很陌生。

“阿怡！阿怡！”陈大婶抓住阿怡肩膀，用力摇了两下。

“小……小雯？”阿怡吐出妹妹的名字，意识上却无法将地上的人形物体跟自己的妹妹联系起来。

小雯这时候该在家里，等待我回家煮饭给她吃啊——对阿怡来说，这才是“正常的现实”。

“退后一点，退后一点！”一位穿着整齐制服的警察走进人群之中，示意众人往后退。与此同时，两个推着担架床的救护员从后方走来，经过阿怡身边，在小雯跟前蹲下。

年长的救护员伸手探了探小雯的鼻息，再用指头按压对方左手手腕，然后从口袋掏出笔形手电筒，一边用左手掀起小雯的眼睑，一边用右手的手电筒往小雯的瞳孔照射。这串动作不过数秒，可是，阿怡觉得救护员的每一个动作，都像是电影定格一样。

阿怡感觉不到时间流逝。

或者换个说法，是阿怡的潜意识企图阻止自己面对接下来的情景。

救护员站直身子，向推着担架床的同伴，以及在旁边隔开人群的几位警员，摇了摇头。

“请各位往后退，别妨碍警方调查……”警员说着这句时，两位救护员表情肃穆，缓缓从小雯身边离开。

“小、小雯？小雯！小雯！”阿怡甩开抓住自己双臂的陈大婶，往倒地的小雯冲过去。

“小姐！”一位高个子警员眼明手快，拦腰抱着阿怡。

“小雯！”阿怡边挣扎边回头看着警员，焦躁地说，“那、那是我妹妹，请救救她！”

“小姐，你先冷静一点……”警员企图安抚阿怡，但他知道，他的话不会有任何效果。

“请、请救救她！那边的救护员先生！”脸色苍白的阿怡忽然往另一边转身，向着正注视着自己的两位救护员喊道，“为什么你们不扶小雯上担架床？快一点啊！快点救小雯啊！”

两位救护员伫立在救护车旁，一脸无奈。年长的救护员很想告诉阿怡事实，但即使每天面对生离死别，他这一刻也不忍心说出任何会伤害面前这二十来岁的女生的话。

“小姐，你是她的姐姐吗？请你先冷静一点……”抱住阿怡的警员尝试用柔和的语气说道。

“小雯——”阿怡再次回头，望向地上宛如人偶的少女，却发现另外两位警员拿着墨绿色的防水塑胶布和金属支架，正在小雯身旁组合小帐篷，盖住小雯的身体，“你、你们在做什么？停手！给我停手！”

“小姐！小姐！”

“别盖住她！她还有气息！她一定还有心跳的！”阿怡无力地向前倾，本来拦住她、防止她破坏现场的警员，变成扶着她的唯一支力点，“快救她！请你们救救她……我求求你们救救她……那、那是我的妹妹，是我唯一的妹妹啊……”

在这个平凡的星期二黄昏，观塘乐华邨奂华楼前方的空地上，平日喜欢高谈阔论的街坊邻里都静默下来，在冰冷的屋邨大楼之间，只余下一位姐姐的悲怆哭声不断地回荡着，恍如风声般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，遗下一点一滴、无法梳理的郁悒。

——今晨是自杀的。

当阿怡在沙田富山公共屋邨吓死警察说出这句话时，她不由得激动地争辩，口齿不清地吐出“不可能”“你们根本没有调查”“小雯不是自杀”之类的话。负责案件的督察是十年的工牛，发鬓带点灰白的威刚大叔，虽然外表有点痞子气，眼神却透露了他老男人的本相。面对阿怡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，他倒吸口气静气，以此沉稳重的声线安抚对方，并指出令阿怡无法反驳的罪。

“……阿陈怡小姐，您‘真的’认为郑姊妹不是自杀的吗？”

阿怡很清楚，纵使她不想承认，小雯有充分的理由寻死。毕竟小雯在班会上所受的出力，已超出了任何一个十五岁女孩能承受的程度。

而这一切，要从近年来多年的不幸说起。

阿怡的父母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是新移民的第二代。自1946年内战开始，每月有许多人从内地涌进香港。阿怡的祖父母是从广州来港的。当时香港社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，对来港者几乎来者不拒。于是他们落地生根，获得居留权或为香港居民，也便得到留港的资格。

第一章

1

——令妹是自杀的。

当阿怡在沙田富山公众殓房听到警察说出这句时，她不由得激动地争辩，口齿不清地吐出“不可能”“你们根本没好好调查”“小雯才不会自杀”之类的话。负责案件的程警长是个年约五十、发鬓带点花白的瘦削大叔，虽然外貌带点痞子气，眼神却透露了他老实人的本性。面对阿怡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，他倒能平心静气，以低沉稳重的声线安抚对方，并说出令阿怡无法反驳的话。

“……区雅怡小姐，您‘真的’认为您妹妹不是自杀的吗？”

阿怡很清楚，纵使她不想承认，小雯有充分的理由寻死。毕竟小雯在过去半年所受的压力，已超出了一个十五岁女孩能承受的范围。

而这一切，要从区家多年的不幸谈起。

阿怡的父母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是新移民的第二代。自1946年内战开始，每月有许多人从内地涌进香港。阿怡的祖父母是从广州来港的，当时香港社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，对来港者几乎来者不拒，于是他们落地生根，获得居留权成为香港居民。纵使得得到留港的资格，

这些“新香港人”的生活大都相当艰苦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，工时长、薪水低，居住环境更是恶劣；然而那时候香港正值经济起飞，所以只要吃得了苦，仍有改善生活的机会，有些人更能乘着浪潮，白手兴家，跻身成功人士之列。

可是，阿怡的祖父母抓不住这些机会。

1976年2月，筲箕湾爱秩序湾木屋区发生大火，上千间木屋遭焚毁，令三千多人无家可归。阿怡的祖父母都在这场大火中丧命，他们遗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，亦即是阿怡的父亲区辉。区辉在香港没有其他亲人，结果投靠了另一位在火灾中失去了妻子的邻居。这位邻居有一个七岁的独生女，女孩名字叫周绮蓁，她便是阿怡的母亲。

因为家境清贫，区辉和周绮蓁都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，为了帮补家计，两人未成年便投身社会工作。区辉在货仓当仓务工人，而周绮蓁在茶楼当侍应生，虽然每天为生活奔波，但他们没有抱怨，反倒感到微小的幸福——区辉与周绮蓁相恋，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他们于1989年赶及在周绮蓁的父亲因病去世前完婚，算是圆了长辈一个心愿。

就像是先人庇佑，之后数年，区家似乎摆脱了厄运。

周绮蓁和区辉婚后三年，诞下一个女婴。周绮蓁的父亲肚里有多少墨水，离世前留下遗言，说将来孙子出生，男的要叫“颂朗”，女的便叫“雅怡”。“雅”有高尚、美好之意，而“怡”则代表了和悦快乐。区辉一家三口租住土瓜湾一栋旧楼的小单位，生活上捉襟见肘，但尚算穷得快乐。区辉每天下班回家，看到妻女的笑靥，便觉得别无所求。周绮蓁持家有道，阿怡文静乖巧，区辉一心为家庭多赚几分钱，好让孩子他日念大学，不用跟自己和妻子一样，只念完中三便要找工作。区辉和周绮蓁都知道，彼一时，此一时，香港社会愈来愈看重学历，七八十年代只要肯吃苦便有工作，但往后的日子可不能用过去同一把尺来量度。

当阿怡六岁时，区辉更获得幸运之神眷顾——他们一家轮候多年的公屋终于有回音。

香港寸土寸金，地小人多，居住一直是香港人面对的生活难题。政府虽然有提供公共房屋，让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的租金租住，但因为供不应求，申请者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才能获得接纳。区辉在1998年收到房屋署通知，他们获分配观塘乐华邨免华楼的一个单位。这对区家来说是一场及时雨，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，区辉就职的公司大幅裁员，而区辉也是其中一人。即使他的老板介绍他到另一间公司工作，薪水却大不如前，他正为阿怡上小学的学费与杂费发愁，房屋署的来信简直是天降甘霖。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，如此一来，区家只要省吃俭用，还能够多存一点钱，以应付日后所需。

搬进乐华邨两年后，周绮蕻再次怀孕，为区家多添一位成员。区辉二度当爸自然喜不自胜，而阿怡亦渐渐懂事，知道自己当了姐姐，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担。由于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名字，区辉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儿取名，于是他向邻居一位退休老师请教。

“叫‘雅雯’如何？”老先生跟区辉在免华楼前方空地的一张长椅上聊着，“令爱叫‘雅怡’，我们沿用‘雅’这个字，而‘雯’就是有花纹的云彩。”

区辉循老先生指示，抬头一看，夕阳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。

“区雅雯……真是动听的名字啊。还好有黄老师你在，我这个老粗抓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么漂亮的名字啦。”

因为区家变成四人家庭，免华楼的单位就显得略微狭窄。免华楼的单位是为了二至三人家庭设计，室内没有房间间隔，如今人数增加，区辉可以申请换屋，搬到大一点的房子。不过，房屋署回复说房屋供应紧张，无法在乐华邨甚至原区找到适合四人居住的单位，如果要搬的话，只能选择大埔或元朗。区辉跟妻子商量，周绮蕻笑着说：“我

们在这儿住惯了，搬到老远的话，你上班麻烦，雅怡又要转校，划不来。我们这儿再挤也不及我们当年在木屋区那么挤吧？”

周绮蓁就是如此一位乐天知命的妇女。对妻子的说法，区辉搔搔头，找不到反驳的理由，虽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学后，还是得让她们有自己的房间，他听闻这有助小孩独立成长。

然而区辉没料到，他根本没机会看到两个孩子上中学。

2004年，区辉遇上严重工业意外身亡，终年四十岁。

经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，以及2003年的疫症爆发，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，不少企业老板为了省减营运成本，将业务外判，或以合约形式招聘员工，逃避资方应负的责任。大企业以低价聘用小公司负责某些工作流程，而小公司亦可能从中取利，将作业再分拆外判给更小型的公司，由于这种层压式的雇佣关系，劳工的薪水被大幅削减，可是由于不景气，工人们害怕饭碗不保，只能默默承受剥削。区辉辗转在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，跟其他工人抢夺有限的职位空缺，可幸他在货仓就职多年，考取了俗称“铲车”的叉式起重车的驾驶执照，这正是他的求职利器。除了物流业要聘用懂驾驶和操作铲车的司机，货柜码头亦有同样的需求，不过铲车司机的工作不是搬运货物，而是“拉缆”。在大型货柜码头，泊岸货轮的缆绳既粗且重，无法用人手牵拉固定在系缆墩上，必须使用铲车代劳。为了增加收入，区辉身兼两职，不但在九龙湾的货仓负责搬运货物，更在葵涌货柜码头当“拉缆员”。他想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多赚点钱，毕竟年纪愈大身体便愈不中用，他日即使想多兼几份差事也力有不逮。

2004年7月一个下着毛毛雨的黄昏，葵涌四号货柜码头的主管发现有一辆铲车不见了。他向工人们查问后，发觉失踪的不止铲车，还有一名拉缆员。在一众工人和警卫搜索下，一位六十岁的吊机操作员说看到区辉驾着铲车经过Q31区后没回来，于是主管带人到该区

寻找。他们在岸边一个系缆墩上发现异样——系缆墩左方有明显的刮痕，旁边地上有黄色的塑胶碎片。工人们一看便认得，那些碎片来自码头的铲车。

主管慌忙报警，在消防队潜水员花了半个小时搜索后，证实了工人们不安的猜想。区辉出了意外，连人带车掉进海里，身体卡在车架与起重叉之间，而车子半埋在十二米深的海床上。当码头工人使用吊机将沾满淤泥的铲车吊上水面时，区辉已回天乏术。

阿怡失去父亲时只有十二岁，而小雯更只有四岁。

深爱的丈夫猝逝，周绮蓁肝肠寸断，但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哀伤之中，因为她知道两个女儿以后只能依靠这位母亲。

按道理，区辉因公殉职，遗属应该可以依劳工法例获得六十个月薪金的赔偿，这样周绮蓁一家三口还可以利用这笔保险金撑几年。可是区家的噩运再度降临，仿佛区辉离世只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。

“嫂子，我不是不想帮忙，但公司只能付这个数目。”

“牛哥，阿辉替你们宇海拼了命工作，每天天未亮便出门，晚上回来时孩子都睡了，两个女儿也没机会跟他多见几面，如今他出了事，我们孤儿寡妇无依无靠，公司却只能拿出这丁点钱？”

“唉，嫂子，公司环境也不好，搞不好明年便要结业，到时连这笔钱也付不出来啊。”

“为什么要宇海老板出这笔钱？阿辉不是有什么劳工保险的吗？钱该由保险公司付啊？”

“阿辉的保险……似乎过不了公证行一关。”

牛哥是区辉在公司的前辈，跟周绮蓁见过几次面，所以宇海起卸运输姓邓的老板吩咐他当中间人，跟周绮蓁“洽谈”。根据他的说法，公司虽然有替区辉购买劳工保险，但保险公司委托公证行调查意外后，认为保险并不适用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区辉在发

生意外时已过了他的轮班时间，亦无法证明他当时驾驶铲车是履行职务；此外，坠海的铲车经过检验证实没有任何故障，所以不能排除区辉在驾驶时因为“个人健康问题”失去知觉、导致意外的可能。

“他们的说法是，搞不好阿辉下班后贪方便，开铲车代步，经过Q31区时隐疾发作，令铲车掉进海里……我甚至听到有人说要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。不过老板说，做人不能落井下石，阿辉在公司没功劳也有苦劳，即使保险公司不赔也得做点什么。这笔‘恩恤金’是公司的心意，价码是小了点儿，希望嫂子勉为其难收下它吧。”

牛哥将支票递给周绮蓁时，周绮蓁的手一直在发抖。那句“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”令她气愤得快要哭出来，可是她知道牛哥为人耿直，只是转述所闻，把脾气发泄在对方身上并无好处。那份“恩恤金”只等同区辉三个月薪水，对区家面临的财务困境，不过是杯水车薪，没有什么帮助。

周绮蓁隐约觉得，牛哥接了一桩苦差，老板似乎隐瞒了什么，可是她没想到如何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权利，最后只好接过支票，向牛哥道谢。

周绮蓁的直觉是对的。

区辉工作的外判公司的财务，不至于像牛哥口中那么糟糕，虽然那也不是谎话，因为一些小公司只要遇上一两笔坏账，就能动摇根基，在毫无先兆下倒闭并不稀奇。为了保障工人权益，以及防止因为大额意外赔偿拖垮公司，法例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为员工购买保险，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关的风险，即使有员工受伤或殉职，也不会影响该公司的财务状况。

然而，周绮蓁不晓得的是，尽管区辉的老板不用付钱，他也不希望保险公司赔偿巨款。

因为这样会影响公司的“信用额”。